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半夜三更，我赤著上身，帶著一個女孩子，又肩著武器，不給人家當強盜抓起來才怪！」

黃鶯急了道：

「那要怎麼辦，金大哥！我對外面的人情世故一點都不熟，你可不要作難我了……」

金蒲孤見她滿臉焦灼之狀，的確是沒有與外界接觸過，心中雖然懷著一個疑問，卻不忍心再害她著急了，乃笑笑道：

「你放心吧！既然跟著我，總不會叫你餓肚子，我們到街上找找看，有沒有可以借重的朋友……」

黃鶯訝然道：「你在這裡有熟人？」

金蒲孤搖搖頭道：「沒有，不過我總會想到辦法的！」

說著率先向街道中走去，黃鶯似信非信地跟著他，穿過兩條橫街，終於來到一家高大的門樓前面，樓前樹著一株大木旗憲，飄著四海鏢局的旗幟！

門戶敞開，門中射出燈光，當門可以看見有一排兵器架，排著長矛、戟、戟等兵器，有一個夥計爬上桌上打盹！金蒲孤一直走過去，先將那個夥計叫醒了。

那夥計睡眼惺忪，打量一下面前的兩個人，不禁滿臉浮起疑色怔怔地道：

「朋友有何貴干？」

金蒲孤傲然道：「請你們當家的出來！」

那夥計探探眼睛道：

「敝當家的已經睡了，朋友大概是過路的江湖同道，要想找當家的幫親幫親……敝當家最重江湖義氣，絕對不會叫朋友失望的，不過這個時候去吵醒他似乎太不妥當吧！朋友若是不嫌棄，就在這店房中休息一下，等到明天早上……」

他見金蒲孤雖然器宇非凡，可是這一身狼狽相，總不會是什麼有頭腦的人物，所以口頭略帶不屑之意！

金蒲孤怒哼一聲道：

「混帳！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了？快進去把你們當家的叫出來！」

那夥計見金蒲孤口氣很狂，干鏢行的人眼目最玲瓏，心如對方必然是個夠字號的人物，連長改容道：

「是！是！請尊駕賜下名號，小的也好通報！」

金蒲孤傲然抽出一枝鸞翎長箭交給他道：「假如貴當家不認得這枝箭，他這個鏢局就可不必開了！」

那夥計接過長箭，帶著一臉的詫色走了。金蒲孤就在那張長凳上坐了下來。黃鶯卻莫名其妙地道：「金大哥！找朋友是這樣找法的？」

第十章

金蒲孤微微一笑道：

招魂

倪匡

他陡然轉過身，挺胸昂首，瞪著我：「李白又怎樣，你要，我可以給你一個活的李白。」

他一定是氣瘋了，所以語無倫次，什麼叫「活的李白」？不過不論怎樣，祇要他肯講話，事情就好辦，而且東西叫他砸了，總多少出了一點氣，所以我忙又道：「對不起——」

他不等我說完，就用盡了氣力，聲嘶力竭地叫：「你這卑鄙小人，我永不接受你的道歉。」

他說著又轉身向外衝，拉開了門，這實在沒有辦法了，祇好在他身後大聲叫：「你把人關在大鐵箱裡，又對瘋子施催眠，我看你也高尚不到哪裡去。」

費力一聽，立時又轉回身來——這時，我才知道他真正發怒樣子，剛才還不算發怒，他這時整個臉部的肌肉都扭曲了，眼珠像要奪眶而出，這種情形，我看了也不免有點害怕，因為他整個人，就像是一個已被拉掉了引線的手榴彈一樣，隨時可以爆炸。

看他的樣子，像是想衝上來和我拚命，因為他的確向前疾衝了兩步，可是也就在這時，情形又有了變化，剛才被他拉開了的門，並沒有關上，這時，陡然被人推開，一個人風頭火勢，大呼大叫衝了進來：「衛斯理，喜事，喜事——」

他一進來，費力不知為什麼，改變了主意，又疾轉回身去，來人和他打了一個照面，費力這時的情形，任何人見到了都會感到害怕，來人自然也不能例外，他立時不再出聲，張大了口。

而費力的行為，簡直事後回想起來，我還不敢相信。他聲音啞啞，對著來人，罵一連串令人難以相信，懷疑他不知是什麼出身的髒話，然後下了結論：「什麼他娘的狗屁喜事會降臨在衛斯理身上？他這種人祇配天打雷劈，千刀萬剮，肝腦塗地，他早已死了，一個人的人格死了，這個人的臭皮囊也就爛了。」

他一面罵，一面用力推開來人，用極快的腳步，繼續表示他的憤怒，走了。

我和白素在樓上目瞪口呆，來人在樓下，也一樣目瞪口呆。

來人是齊白，盜墓專家，最近聲稱活見鬼的齊白。

齊白自然可以看出，有極不愉快的事情發生過，他爲了想氣氛輕鬆些，先吹了一下口哨，又抬頭向我望來：「脾氣壞的人我見過很多，閣下也是其中之一，但閣下竟然能容忍他大發脾氣，這倒是稀世奇聞，原因何在？」

我歎了一聲，揮了揮手，表示懶得再說。白素這時，也走了下來，拾起被打碎的陶像的幾大塊大碎片，說了一句：「真可惜，再也找不到了。」

齊白對這尊李白像，也很有印象，他自告奮勇：「不要緊，我替你們去找一座更好的塑像來。」

齊白搖頭道：「弄一個活人擺在那裡，就算是真的李白，也受不了。」（三十九）



「我是應該要長大了，阿姨，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嫁的是一個怎樣的男人，也願意接受他，我想，我很願意祝福你們。」

黃金鈴本是屬於媽媽的守候，而不是阿姨的。

「嘉芝，謝謝你。」柯靜芳的眼中閃著淚光。

「阿姨，你別這麼說，一直以來，是我太鸵鳥心態，不把事情弄清楚，你跟爸爸都是我很愛的人，我希望你們能幸福。」

突然之間，她很想像 Gordon，她迫不及待地想跟他說，他的話是對的，她之前不該那麼死腦筋的。

「阿姨，我有事要先走了，下次再聊。」

透過車窗的玻璃，歐嘉芝看到 Gordon 坐在駕駛座旁的位子上，一臉熟睡的模样。

自己是不是該慶幸，幸好沒有別人可以看見他，否則他足以媲美睡美人的男性姿色，實在太容易引人覬覦了。

已近黃昏的日光，透過車窗，照射在他身上，彷彿把他射穿，變成一個透明的發光體。

透明！？歐嘉芝微微皺眉，她並不喜歡把這個形容詞用在 Gordon 身上。她找到車鑰匙，打開車門，坐進駕駛座，開始發動引擎。

「你回來了？」

聽見引擎發動的聲音，Gordon 被擾醒，他揉揉有點困的眼睛，奇怪，他的腦袋怎麼突然變得昏沉沉的？

「不好意思，吵醒你了。」她已經盡量小聲了說。

「沒關係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睡著的。」Gordon 打了個大呵欠，還是很想睡。

他的頭好像被人套了根繩子，在繩子的彼端似乎有股拉力，一直要將他拉過

「我假如衣冠楚楚，當然應該客氣一點，可是像我這樣打扮，不表現得凶一點，恐怕還會被人趕出去……」

正說之間，屋後走出一個中年漢子，手中捧著那枝長箭，身上的衣服還沒有完全扣好，足見他是剛從床上爬起來，匆匆忙忙地就趕出來了，見金蒲孤後，先定神打量了一下，隨即肅然改容，拱手揖道：

「果然是金大俠虎駕蒞臨，兄弟先得到下人通報，真還無法置信呢？……死罪！死罪……金大俠請到內廳……」

金蒲孤這才拱手道：「寅夜打擾，頗感冒昧……」

那人忙道：「那裡！那裡！敝局能得大俠賜顧，實乃無上榮幸，請入廳奉坐，兄弟立刻通知家嫂前來拜詣！毛三！快去告訴總鏢頭，說有貴賓蒞臨，叫她快點出來！」

那夥計正傻怔怔地站在一邊發呆，聞言連忙走了。金蒲孤卻微異道：「原來貴局是令嫂當家？」

那人拱手道：「金大俠是貴人多忘事，也許不認識兄弟，可是兄弟卻在青蓮山莊中瞻仰過風儀……」

金蒲孤見他提起青蓮山莊，就想到逼死石廣琪之事，心中雖無咎意，卻多少有點不高興，乃冷冷地道：「那天的朋友太多了，在下一時記不起來！」

那人連忙笑道：

「兄弟方心勝，江湖上贈匪號金鞭追風，世居餘杭，這四海氏局原是兄弟與家兄合力開辦，五年前家兄為人屠潘元甲所傷，就改由家嫂無影女李青霞主持，大俠箭誅潘元甲，香家兄報了血海深仇，家嫂與兄弟都有說不出的感激，正想對大俠一申謝意，誰知……」（一一五）

去。

「你好像很累？」怎麼回事？他平時都是一臉朝氣蓬勃的模樣。

「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就是突然很想睡覺。」話還在嘴邊，Gordon 的眼睛又成了一條細縫。

他好累，彷彿全身都失去了力氣般，腦袋裡的記憶比平日更混亂。

「那你睡吧，等到家了，我再叫你。」歐嘉芝放慢車速，想讓他睡得更舒服一些。

反正來日方長，等他睡飽了，她一定要把剛剛跟阿姨談話的經過，詳細的告訴他。

「嗯，謝謝。」

Gordon 嘴角勾著一抹笑容，安心地進入夢鄉。

寧靜的車內，有他淺淺的呼吸聲。

偶爾在車子停下的時候，她會轉頭看著他熟睡的臉龐，她的心裡掠過一陣微微的悸動，有根靈魂的弦，似乎被撥動了……

突然，她的肚子咕嚕咕嚕的叫了起來，她才發現她餓了。

好久沒下廚了，晚上乾脆親自下廚煮幾道菜給 Gordon 聞聞香，順便犒賞犒賞他。如果她沒記錯的話，回家的路上，好像有一個黃昏市場。念頭一轉，歐嘉芝打了方向燈，轉進了另一條路。

半年後——

今天，婚紗店裡來了宇宙集團的董事長夫人及千金，之前歐嘉芝曾在爸爸的醫院裡和她們有過一面之緣，印象還不錯，所以她親自接待。（二十四）

八名武士最後決定在此地落腳，因此他們喬裝成當地的居民，開始從事燒炭等粗活。

經過了半年多，流亡武士們與村民之間和睦相處，彼此相安無事。

然而，就在這當兒，毛利的追兵日漸逼近，終於也踏入深山野地來了。

村人聽說流亡者的首領是尼子義久的重臣，一旦毛利的人發現村民收留他們，將來或許會招來大禍，於是村民們逐漸對自己的安危感到憂心。

此外，毛利提出的懸賞獎金相當令人垂涎，不過最令他們動心的就是那三匹馬載運的三千兩黃金。

村民們心想：就算毛利的人想追討這批黃金，祇要堅稱不知情，一定能敷衍過去。

在那戰國亂世時代，即使是村民百姓，也略懂戰鬥的方法。

村民們一再的商議，最後決定於某日出其不意突擊流亡武士。

他們趁著所有武士都集中在山上燒炭的小屋時，先用枯草放火焚燒木屋的三面，阻斷武士的退路，再由身體強壯的年輕人拿著山刀、竹槍殺進沒著火的那面去。

流亡武士們突然遭逢來自於他們早已放鬆戒心的村民的攻擊，有如晴天霹靂，再加上遭受攻擊的地點是山上燒炭的小屋，身邊根本沒有可以防禦的武器，祇好拿起柴刀、斧頭倉促應戰。

在這種危急時刻，縱使是身經百戰的武士，終究寡不敵衆，第一個人被砍倒，接著第二人……最後八個人全都死在村民的手中。

村民們砍下八個人的首級，放火燒了小屋，高唱凱歌揚長而去。

傳說八個首級都面露懊悔憤怒的神色，看過的人無不毛骨悚然，尤其是爲首的武士表情更爲淒厲。他在即將斷氣之前，用盡全身最後一絲力氣對天發誓，詛咒這個村落得到七世輪迴的報應。

憑著這八個首級，村民們很快就領到懸賞的獎金，但是最重要的三千兩黃金卻下落不明。村民們幾乎翻遍每一寸土地，挖開每一塊岩石，甚至深入溪谷尋找黃金，結果都無功而返。

更糟的是，在搜索黃金的過程中，還發生了許多不祥的怪事。

有人潛入鐘乳洞探尋，突然遭遇到落盤塌陷而被活埋；有人打算挖開巖角時，倏然崖壁崩塌，失足跌落谷底而身受重傷，變成殘廢；還有人挖掘數根，結果在毫無預警之下，突然被倒塌的樹木壓死。

這一類的怪事接連不斷發生，最後更發生令全村人民陷入極度恐怖的事件。

八位武士慘遭殺害之後大約半年，不知道什麼緣故，那一年村裡突然增加許多雷擊現象。

由於天空頻頻打雷，村人便聯想到可能是八武士心懷怨恨導致上天發怒，因而感到惴惴不安。

有一天，大地主田治見莊左衛門大宅內的杉樹遭到雷擊，整棵樹從中間被劈爲兩半。

這位田治見莊左衛門就是當初主張襲擊流亡武士的發起人，事件之後，他的情緒極爲不穩，經常發狂，令家人膽戰心驚。這次雷擊似乎對他造成很大的刺激，祇見他攪起手邊的刀，見人就砍。（二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大叫道：「青天白日，哪裡跑出來的活鬼？」說著就要向園外飛跑。哪知園門已被庸夫外面扣住，不得出來。正在著急，無聽見宣生跑去，邁開尺二的蓮鉤，如飛趕來，一把抓住宣生的後襟，叫聲：「宣郎呀！一個自己結髮妻子見面，並不親親熱熱說幾句知心話，反這等大呼小叫。癡心女子負心漢，你好好狠心呀！」

無艷一陣夾七夾八的話，宣生也不懂得，背著臉問道：「你這醜婦卻是何人？祇管在此纏我則甚？」無艷道：「我是你妻子柯氏，你總認不得了？」宣生大吃一驚，暗想：「寶珠莫非又死了，今日出來顯魂的？」又問道：「你既是柯氏，叫什麼名字？我與你前後有多少變動的事情？說得明白，便是真的；不然，即是妖怪出現了。」無艷道：「奴與郎君前事多得狠呢。哪裡記得！你若問奴的名字，卻叫無艷。奴與郎君自幼訂的親，天各一方，今日回來，少不得我父代奴擇日完姻。今日你我夫妻久旱逢甘雨，少不得在花園要與郎君試試新呢。」說著，搶一步便要來攬宣生。那丫環小春、細柳見姑娘熬不住的光景，站在一旁暗笑。宣生見他言語支離，說出了他無艷名字，已知道認錯了門，撞見鬼，心中好不懊悔。又見他蒲扇巴掌來攬，喊得宣生用力將身一掙。掙斷衣服角，朝前飛跑。無艷不捨，隨後趕來。宣生大叫：「抱琴、醉瑟在哪裡？」哪知兩個書僮已被庸夫安插在門房裡呆坐等主人。祇等到日中，不見主人出來，肚內餓得要死，祇得進來找主人，又遇見庸夫說：「你主人已去多時了，你二人還在此等哪個？」說罷，庸夫已進內宅去了。抱琴、醉瑟大吃一驚道：「分明在裡頭未曾出來，如何說是已去了？」此刻二人肚中已餓，站在此裡也沒干，祇得出了庸夫的大門，如飛回去報信不表。

且言宣生見無艷攔來，東跑東趕，西跑西趕。花園門閉得緊緊的，又不能出去，心中好不著急。跑至一所軟轎架下，他就心生一計，急急扒上太湖石，用力抓住架上的藤，挨到架上。架與牆齊，無艷望著宣生上了架，他到底是個女子，終無這個力量上去，祇望著架上叫聲：「宣郎，你怎把妻子視如陌路？還不下來麼！」宣生在上面見他生得一頭黃髮，轉戴些釵環花飾，後面拖著半個雁尾子，有半邊沒頭髮。臉如燒餅，儘是些大芝麻，堆了好些乾麵灑在上面。眼一大一小，紅眼邊，還有一個泥螺眼。兩道掃帚眉，鼠耳，鷹鼻，陷腮，火盆嘴，金牙，厚嘴唇，要算醜到沒處去了。（六十四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
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